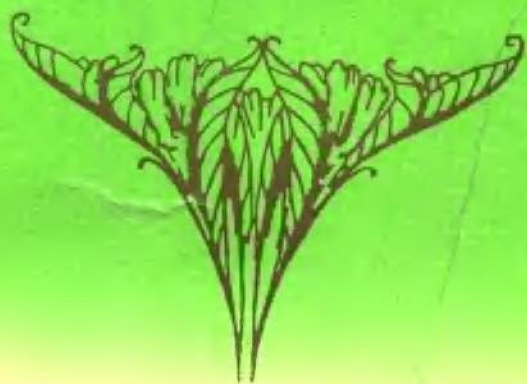


王林选集

下



王林选集

下

4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林选集(下)

王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1/2 插页3 字数278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306-0639-0/I·J·7 定价: 5.70元



作者在冀中田原上

目 录

第三卷 剧 本

打回老家去 (独幕话剧)	3
火山口上 (独幕话剧)	20
骨肉亲 (梆子戏)	58
黎明 (独幕史剧)	95
活路 (独幕话剧)	113
警号 (独幕话剧)	125
火把 (三幕话剧之一幕)	141
老虎 (独幕趣剧)	153
家贼难防 (三幕话剧)	162
方式方法 (独幕喜剧)	217

第四卷 散文、特写、理论

微笑	239
红与黑	242
播种	246
支前特等功臣渔工姚金起	266
忆烈士苏路同志	271

伟大的友谊·····	283
口琴前的纸老虎·····	296
回忆黄敬同志·····	299
赏菊怀郭宗鉴烈士·····	308
朱德总司令关怀冀中子弟兵·····	312
回忆《松花江上》作者张寒晖同志·····	322
耿长锁印象记·····	328
开展戏剧的游击战·····	335
我们面前的一个光荣任务·····	340
为冀中村剧团进一言·····	342
《火山口上》前记·····	354
介绍孙犁的《白洋淀纪事》·····	359
《白洋淀纪事》的艺术风格·····	371
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376
一封难忘的信·····	384
一个真诚的作家(后记)·····	张学新387

第三卷

剧本

打回老家去（独幕话剧）

（第一次公演后改正稿）

时代 一九三×年冬，深夜。

地点 西北“剿共”前线一山坡上。

人物 李 贵 二等兵

高 升 二等兵

张排长 年三十二、三岁

高升之母 年五十余岁

布景 黑夜中，起伏高低的山岳轮廓。山坡上地面不平，荆棘丛生。大雪纷飞，北风怒吼。

幕开时，高升着一身棉军装，背步枪在夜色苍茫中彷徨，直打冷战，时时作瞭望敌情状。

李贵从左后方上，打着寒噤。灯光渐渐由暗变亮。

李 贵 换班的时刻，怎还不到呢？

高 升 越急越不到。

李 贵 大北风真他妈的冷！刮到身上，简直像刀子戳进了骨头，浑身都要冻酥了！

高 升 要不真有冻死的吗！

李 贵 昨天晚上守卫，胡大有突然一咧嘴，栽倒地下就起不来了。我过去一摸，哼，没气啦！（稍停）我们可别跟他一路去了啊！

高 升 那谁能担保不呢？当了兵，就什么也别顾忌了，小命还不是成天掖在裤腰带上！

李 贵 （忽停，深思似的问）仗什么时候才打完了呢？

高 升 那谁知道？

李 贵 中国人跟中国人打个什么劲儿？究竟为什么？

高 升 那谁知道呢。你问我，我问谁去呢？当老总，你就听命令得啦，管那些闲事干什么！

（沉思，二人彷徨）

（顺风吹来歌声）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我们要做解放民族的先锋！

李 贵 你听！

倭寇屠宰了东北父老，又来关里蹂躏我们的同胞！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弟兄们，抗日军不打抗日军，携起手来，赶走小日本，打回老家去！

李 贵 老共真他妈的可恶，专会挠人痒痒的地方。我刚忘下了老家，他们又给挑拨起来了。哎，四五年没有一点音信，家里究竟怎么样了哇？

高 升 听说日本鬼子对咱中国人可厉害了！

李 贵 那还用说，要不我就怪惦记着老家。

高 升 你想回老家吗？

李 贵 哼！（沉思）老总能当一辈子？一个月三块零六分，就把命卖了？

高 升 你想都卖给人家，人家还不要呢！一老一残废，人家马上赶走你！

李 贵 （颓唐貌）我早就不想干这个了。回到老家去，守着那几亩地过庄稼日子，多自由自在！

高 升 （感动貌）那是，那是。

李 贵 尤其是在晚上站岗，满腔的心事就都钻进脑子里来了。我不只想念我的爹妈亲友，连那些小时候玩耍的田野，河边上的芦苇坑，也叫人怪想念的！

高 升 自己的乡土，也不知怎的那么有味。我跑的地方多了，却总觉得都不跟自己的老家好。

李 贵 可是，自从老家被日本鬼子霸占了以后，听说年轻小伙子一点活路也没有了，尤其是从关里回去的，他们更要当反叛看待，抓去押起来，十个有八个给活埋了！

高 升 回不去家，那么，只得要饭去了？

李 贵 要饭去？前年我们的队伍退出北平、天津以后，宪兵第三团一听见带东北味的穷人，就抓去当土匪拷打。这样看来，要饭去也不是我们的活路。

高 升 （忧貌）照你说来，那么，我们就只得死了！

李 贵 就是死了，也是个游游荡荡的冤魂，也不会埋在叫人安乐的土里。哪如葬在自家的老坟茔地里好呢。

高 升 叫你这一说可难办了，死又死不得，活又活不了。

李 贵 若能回老家那可好了。（稍停）咱家穷是穷，可是还

有几晌地，一处破房子。就是混不上饭吃，还有老亲戚老朋友呢，也不至于冻死饿死啦。

高 升 叫你这一说，我也怪想老家的。我家里还有爹妈兄弟呢。

李 贵 我家的人口也不少，可是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看呢？咱们就这样永远漂流下去？

（后台传来歌声

倭寇屠宰了东北父老，又来关里蹂躏我们的同胞！听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弟兄们，抗日军不打抗日军，携起手来，赶走小日本，打回老家去！

李 贵 （侧头倾听）可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有什么仇，老自己打自己干什么？为什么不一齐打小日本去！

（张排长打着手电筒走上）

张排长 （向李、高）干什么的，你们？是不是跟老共那边的人聊天的？

李 贵 （立正）没有，没有。你瞧哪里有外人？

张排长 老共最厉害的武器是侦探。不论小孩、女人、老的少的，都是他们的探子。都不许接近！

李 贵
高 升 是，是。

张排长 他们的探子，打扮的什么模样都有。他们说什么好听的，也别信。他们最会欺骗人。中央政训员不是常给你们说吗？

李 贵 升 是，是。

张排长 他们硬要走近我们，不论是什么人，不管他们说什么，拿起刺刀就戳死他们。这是上边的命令，听见了吗？

李 贵 升 是，是。听见了！

张排长 不要再拉闲天了，这叫敌人容易发现我们的步哨位置。快快回去，各人监视各人的区域去吧！

李 贵 （向右后方走，排长瞭望一周，将下时，李忽问）报告排长，我有件心事问问排长，为什么日本鬼子欺负我们，我们不去打他们，反倒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呢？

张排长 （稍停）你的脑壳里头钻进什么虫子去了？怎么忽然想起这种事来了呢！

李 贵 （吞吞吐吐）忽然想起了老家，忽然想起了爹妈尽叫日本鬼子欺负，我便烦闷起来了。

张排长 日本鬼子欺侮咱，你怎么知道？中央政训员什么时候告诉过你们？

李 贵 从关外过来的老乡多了，哪还有透不过风的墙？

张排长 当老总想家还行！官长的家，爹妈兄弟不也被日本欺负着？可是光想念他们有什么用呢？赶早别提他们得了。

李 贵 别提不行啊，老往脑子里钻呢！

高 升 那么，请问排长，咱们为什么不去打小日本呢？我们恨他们？

张排长 我不是政训主任，我不懂政治。我是军官，我只会服从

命令。

李 贵 东三省失了，顶受苦的是我们。我们的爹妈兄弟姊妹们，像叫化子一样，四分五散，流落在各地，受尽了苦难，受尽了轻视侮辱。并且人家还把失东北的罪名加在我们的身上。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爹妈兄弟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去呢？

张排长 蒋委员长不是说过了吗，攘外必先安内，打完了自己中国人，才去打日本！

李 贵 打完了自己中国人，才去打日本？恐怕不到那时候，日本早把中国完全吞灭了。

张排长 （皱眉不语）

李 贵 “九一八”事变的时候，蒋委员长命令我们不要抵抗，赶快退出沈阳。日本进占锦州的时候，蒋委员长叫我们把守长城。日本又来攻长城的时候，蒋委员长又叫我们退守北平、天津。日本又要北平、天津的时候，蒋委员长又调我们到湖北、河南去打老共。去年日本又要华北、长江的时候，蒋委员长又赶快叫我们给人家闪开，逼着我们上这西北来打老共。可是我们要问问，这种安内方法，究竟是为了日本，还是为了自己？

张排长 （稍默后，支吾地答）你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等中央政训员来了，你再问他们去好了。

李 贵 （撅嘴）不知道，还打个什么劲儿？

张排长 你不打，中央还给发饷吗？况且中央的队伍，时时刻刻地在监视着我们呢！

高 升 这小子们肚子里揣着什么心呢！（怒）

李 贵 （皱眉、生气）

张排长 别胡思乱想了，赶快干各人的去吧！

李 贵 （视张排长去，摇手招高升）我们军人多可怜！死了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我是个胡涂虫，想不到排长也不明白！（冷笑）

高 升 他就是明白，也得叫你多胡涂一会呵！人若一明白了，谁还肯做胡涂事呢？

李 贵 实在的，我们干的事也只有胡涂着干才行。不仅只常常有吃黑丸的危险，还有冻死饿死的危险。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高 升 那谁知道！

李 贵 我们的爹妈兄弟在老家受日本鬼子的气，我们在这里就这样受苦造孽，真是怪事。

高 升 要不得叫咱们胡涂一点好吗？你瞧你这一问，问得人多难受，叫我也不能胡涂下去了。

李 贵 胡涂本来不好，可是料想不到，对于别人也有好处。

高 升 哼！

（灯光渐渐变暗，仅可见二人彷徨的身影）

（台后传来高母的声音：“哎哎，好冷的风啊，冻死我这老婆子了！升儿啦，我到哪里找你去呀？哎呀，冷啊！……”）

高 升 （倾听）

（高母声：“哎呀！冷啊！升儿啊……”从后边走上）（灯光由暗渐渐变亮）

高 升 站住！（握枪势）

高 母 哎呀，冷啊！

高 升 还不站住，……站住！

高 母 （仍向前走）哎呀，冷呀！……

高 升 再动，开枪了（作劈刺姿势）

高 母 （惊倒、呻吟）哎哟！

李 贵 刺死了吗？（怜悯声音）

高 升 没有刺，大概是冻死了。

李 贵 冻死了？

高 升 也没有，还喘气呢！

李 贵 （走近高母）听说老太太，小孩子也都叫老共赤化了。可是不信快入土的老太太还会信什么主义！咱问问她。

高 升 问那个干什么，怪冷的。上边有命令，给她一枪弄死她得了！

李 贵 别、别。逗弄逗弄她。问问她真心给老共当探子，还是被逼着不得已。

高 升 找那麻烦干啥！

李 贵 （推她）老太太，你真心信老共，还是假信？

高 母 （呻吟）

高 升 （以脚踢）唉，老太太，我听中央政训员说，你们共产共妻了。要是谁共到你当老婆，可倒霉了！

高 母 （呻吟）哎，冷啊，儿啦！……

李 贵 （惊）唉，这老太太，怎么还是咱老乡的口音呢？（转向高母）唉，老太太，你是干什么的？说实话。

高 母 我是，我是找我儿子的。我儿子进关当兵了。

李 贵 （向高升）咦，真是咱老乡！（向高母）你是哪里人？

高 母 我是（喘）我是奉天黄姑屯的。

李 贵 (向高)唉，还跟你一个屯的呢！

高 升 (惊)跟我一个屯？(向高母)你住黄姑屯街里？

高 母 唔，住黄姑屯街里。

高 升 (大惊)咦，口音怎么这样熟？你姓什么，你儿子叫什么？

高 母 我婆家姓高，我二儿子叫升。

高 升 这不正是我亲妈吗！

高 母 哎呀，你是，你说你是我儿子升，真的，真的？

高 升 我真的是你儿子升，妈！（立即搀她）

高 母 你就是我儿子升，你就是我儿子升？（惊异地用力睁眼，就近他面孔认）我这别是做梦的吧？

高 升 做梦？（惊异地环视左右）

李 贵 这是你妈，高升老弟？（去扶她）

高 升 (惊觉般的)妈呀，你不是在做梦，我真是你儿子升哟！

高 母 升呀，（就近，亲昵状）我可见到你了！

高 升 妈呀！

高 母 儿啦！

高 升 妈呀！

高 母 升儿哟，我可见到你啦！

高 升 妈，你冷吧？（脱外套）

高 母 别别，你别冷着了，出门在外的。我老了，不要紧，你别，可别脱。

高 升 我不冷，我年轻火力旺。

高 母 （她穿上后，更作冷抖状）

高 升 妈呀，天真冷啦，你老人家穿这样薄！（以手摸）